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為材之意而世之闢尊
昧者託而逃焉嗚呼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
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刃生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
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々陷而入於水火
今日我之耳不願為聰我之目不願為明其不為犀
人乎若曰聰不必於至聰聞蟻明不必至於燭淵魚
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為不美而
不為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
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驟割之銛而寧得土馬

木劍為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溪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為江南名鄉。緣素梓故，每與余評覈古近人物，以為士之生世，誠不可無材。蓋當其時，方以闕閱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則拔援而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沉談笑，群衆中不失繩墨，即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遠，實用所長，取知於人才量尺，叙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松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

沒二十年，家單仕絕，四壁不立。平時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漸共，及其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才著大德，辛丑之夏，過宣城，校官字彙實者于杭，問之先大夫行藏本末，無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雄篇雅章，機舂穀犇奇聞異解，溪通部屬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而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文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今即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如無材。然彥實之劍與馬，惟謹毋使人畏其銛，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迴宣城見王敬州兄弟，尤余所材也。亦

以質之

凌氏二子字序

安吉二凌長愈次懋其父宦宣城時招余館中所教
學徒也既有字之彥道彥德而未加之以訓辭及是
乃來請於余而告之曰噫爾愈爾嵬昂欲為韓者
邪為韓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祿當
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遺言絕學任詣聖處
難知逆順謂叛鎮為必不可宥明同異謂外教為
必不可殺介難與人交無怨仇而平生所受恩必
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

全之是非有見於道不尔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
矣嘻尔懋天下之物無不求而至天下之業無不為
而成故富貴貧賤所以朝暮焦勞其筋力不可而同
志於得然而不能皆得也惟德之在人其為物甚良
業甚精其得之甚不難而人未有求而為焉此不懋
之過也今夫仁始於不恣欺孩童及其懋之也至於
可以為堯舜之博濟義始於耻穿窬及其懋之也至
於可以為夷齊之讓國今驟焉語尔以堯舜夷齊之
事歎然誠有所未暇而不恣欺孩童與夫見穿窬而
耻者人之所以可欺也夫道務為韓之勇敢介厚而

不專於文德務於人。之能為而可至堯舜夷齊之
仁義之人欲納忠於二子者寧復有有加於此乎二
子顧其名若子而無負余之言哉

葉茂叔之淮安序

人性之弛張厖涼通塞無不各緣於其土俗之所近
故齊魯多經生而趙魏饒壯士非齊魯無壯士趙魏
無經生也舉其多者論耳天下名山大川一一起從
西北其汙夷演迤至於長淮之廣袤沃美不耕而善
殖少寒而耐居士大夫嚴裝重戴琴劍詩礼雍容喜
功名謹然諾以為俗余嘗宦學經從見東南交游中

有質直寡言不任奔謁諧媚談詭者望而知敬其為
淮客也兵興以來幾三十年加以連歲旱蝗飢饉
而不移業士不廢學非天之所資者厚而然耶高郵
葉茂叔以名家良儒為正於淮安學余既稔與之善
而需余言不已嗟乎茂叔往而惟母以既多者取足
於已乎哉人有成言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剛茂叔
之哉今非止於自知自勝而已也至淮安亦披魯傾
臆盡出其蘊為同業者講焉

王伯善農書序

世人常譏嘲儒者無用以為必不得已寧退而躬耕

山野間為農以畢世猶為無所愧負余每隘而非之
使儒者誠用將無民不得業而農預其數矣安在棲
：然親扶犁負耒而後為善昔者仲尼鄙樊須孟軻
闢許行良為此邪丙辰歲客宣州聞旌德宰王召伯
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問之其法歲教民種桑若干株
凡麻苧黍薺麥之類所以時藝芟獲皆授之以其方
又圖畫所為錢鑄耨耨杷杷諸雜用之器使民為之
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為之安用教他縣為宰者
群擲揄之曰是殊不切於事良守將賢部使知之
不問：亦不以為能也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

旌德之民利賴而誦歎之蓋伯善不獨教之以為農
之方與器又能不擾而安全之使民心馴而日化之
也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永
豐信近邑余既知伯善賢益慕聞其治加詳伯善之
政學於永豐又加速大抵不異居旌德時山齋翛然
終日清坐不施一鞭不勒一移而民趨功聽令惟
謹歲時屬耆老強壯問能從吾言試某具乎幸而能
則大喜出扈酒相勸獎即不能或怠惰不率教輒顰
蹙展轉引愧如不自容嗚呼真賢哉而儒者之道所
謂為民父母能近懷而遠悅者有不當然乎於是伯

善自永豐索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示予閱之
網提目舉華寡實聚顧舊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殊
制者此書歷々可以通貫因為序弁其大指併附載
所聞見以信儒者之用世非皆空言今是書行而長
民者一以伯善為法雖人々頌子產邑々歌豳風可
也年月日某序

遊南巖詩序

余既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蓋老而遠行意惻然
不自聊頌閩州之南有危巖空寬僧廬其中林泉被
之禽虫往來幸而一遊得以發鬱積舒固滯然至官

四閱月不能遂也迺季秋二十有八日、高春約朋
客出閩駕輕舟西浮可七八里所捨舟遵小徑益南
坡壠高下起伏又三里所得巖形如剖甃穰實懸綴
飛層仰積橫嶂旁豁崩渟欲窮未半倏湧居者緣其
餘隙磬坐床斲步道曲會人意巖東有泉時々出一
滴石罅中地宜拒霜花於時暄晴光彩穠澤可愛滿
巖鑄來游人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蹤
儼然數之適百二十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為
奇事岩西攀磴上小窩無數其一稍盤窈云古有得
道老禪結坐於此平出轉南竦矗一石峰相直次第

刻成立梯者五登其巔州城郭可俯眺余極力及四
梯不敢盡登而止而見已不贊矣初約以昏歸抵岩
既晡遂治宿具歌飲巖中夜向深氣倍淒峭非人境
凌晨再周遭按厯俱不恣去是游之事取饌於漁因
庖於樵假芼於圃惟牢羶壺酒糜米燭蜜夜有豫携
者驩縱之劇也他無以比喻垂歸忽自笑余也固習
於山居平生行吳楚間見巖不少而獨為此留恣不
能忘情何邪余既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
多土居何為亦復若是憊々然乎於是分韻各賦詩
一篇同游者大名王應夔景龍先歸餘客銘山虞舜

臣舜民宋如曾吾省上饒鄭仁則榮魯道華父
徐汝礪若金玉州泰正輔州謙自牧則榮之子義榮
番陽湯及翁而余為剡源戴表元帥初是為序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儒者之說其精者為道德而粗者為禮樂刑政當三
代以前雖世世治有斷續而二說未嘗一日廢於天
下書之所存者略也周之既衰禮樂刑政盡壞道德
茫然無所附麗夫子不得已始與其徒共詳之於
書詳而後世之託為者始雜然自其徒相繼皆歿
之後千有餘年往往常有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

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舉一世不好之而不變聲薰氣染久而亦或為人所採拾道德之緒餘禮樂之髣髴因之而不墜者什五至于近代濂洛之派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可通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孟氏而止三氏之書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孔門之高弟共為之尤精者也為之披微文扶浮辭使尋源者不迷其津趨塗者不殊其岐有功哉濂洛之徒又相繼皆沒說者又雜考亭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加明之故孝經有刊誤論語孟子有集註大學中庸有

章句以逮太極西銘通書之類凡殘編斷冊之關於義理者舉有訓解其徒之書以余之資也鈍猶得而窺之其徒之人以余之生也晚猶得而知之願歲月推移風氣變化資品行輩尤鈍晚於余者則不及預此流矣白首東來乃知獲聞番陽有双峯饒君者嘗學於考亭之門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探索慕述彙叙其意猶考亭之於濂洛也久之是州之儒者凌君克輔與余游余又見其箋註疏釋問答圖辨而知其嘗慕游饒君之門而於饒君之書又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茲非余所謂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

心而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者邪堯輔歸而
於是書也益弘其入益謹其出幸且及於伏生申公
之年世有欲聞道德禮樂刑政之說者不以屬君之
徒而誰邪

送宋吾省序

始余讀史記見蘇季子出游時洛陽人舉嗤以爲
捨本業而事游說非其土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
得推擇爲吏遂去而竄於俠徒嘆曰此猶先王之遺
澤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人爲能時其緩急
而馴養其才伎以爲良能則二子必不至但如今日

之所驚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阨何由肯自激發將
終身俯伏民伍而已以此知徃古士大夫所爲多材
而寡過者非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爲州以
余所知名賢比之而有渡江以來中原故老無不扼
孫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暮名高而重客施
鉛山宋吾省自余之息肩無十日不相徃來蓋家世
爲儒久矣嘗以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強之出因浮
沉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粗足是既
能清純自重而秩滿當調復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
氣誼者之責而誰乎吾聞吾省天資蕭爽居財殊不

吝澁其與於人已多不人當為省惜屬有行役為略
書所聞於古近之故贈之且以為吾黨勸焉

朱使君七子字序

廣信朱使君以德世其家有丈夫子七人既皆取德
為名繫之以曰懋曰輝曰容曰成曰濶曰明日寬且
既皆以伯仲季得字曰昭曰剛曰大曰振曰溫曰
俊曰裕而未加以訓辭客剡源戴表元乃為考據名
義本使君之意為辭以序之山木之脩然其既成材
也人知之其寒暑之所堅日夜之所息不得而窺之
德之長於身其昭也人知之其懋也人亦不得而

窺之伯昭其懋乎哉日行乎中天人日見之而
日其輝如新豈非以剛故耶人之輝其德亦然剛
純者明極剛雜者明最下無剛惑矣仲剛其輝乎哉
海容瀆容湖容谷故大賢容小賢大才容小才
德之優劣於容之多寡稽之叔大其容乎哉物之
成實風振之音之成樂磬之拜成禮曰振動之拜師
成列曰振旅之師德之成尤不可以不振也赫振
其成乎哉玉在石中其德溫而山不枯君子
取象焉溫乎其性以潤身溫乎其文以潤國溫乎其
政以潤物溫為質潤為華也赫溫其潤乎哉毒莫

惜於察淵魚智莫窮於數眉睫明於大者小固有所遺也故書稱克明俊德俊之為言大也邾俊其明乎哉土寬者裕於耕資寬者裕於商才寬者裕於行德寬者裕於歲季裕其寬乎哉序畢序七丈夫子者肅然而興聳然而思請書其辭于冊以早夜觀者無遺義方云

送龔子敬序

大江之南土連吳荆當春秋時能以言辭問學通名中原者謂之奇人漢晉以來弓旌之聘軒輶之傳無日不至山亭海郭間由是功名馳驟之路繁而隱逸

稀矣夫豈惟人物懸絕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宝犀魚孔翠蛟紉火浣之幣空行人語之畜形容不經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克明堂之貢賦豈造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科舉不足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直群詆族排之惟丹陽龔子敬過余與之商略此事犁然有當心者蓋子敬之學淹通而縝密多據古而少充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為名公卿賢師師童州之年珎璜

耳習龜組目饜及今春秋鼎威廼方從子大夫車馬
後歆觀上都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
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沉里巷居常自誦
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
於餘子言游之絃歆也而慕之者復為魯恭卓茂屈
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後為子雲相如以風土評量
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為江南吾黨一出亦使
四方諸人有而慕學於家庭談於庠校者非空言矣
余雖不武尚攘臂企誼為子敬助喜云

送老甘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
不敢想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
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
有以自重大之典章辭令必有可以備諮訪次之詩
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之子弟惟孤窮廢疾
無所倚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尽其齒然亦未嘗
使之生闕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
老而窮敗為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沮不敢與強
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
行卷謁余於學宮即之貌枯而行腴學專志而思宏

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
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邃密蓋
江東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
泚得之而徜徉山林鄙棄科目其動心忍性之日亦
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者若所嘗還往皆敬中立而無
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詳中立非氣昏志沮
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塗遠至必有學徒築館
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
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祿位而耆
願婆娑黃金輿馬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

不遠甚哉

陳季淵詩集序

往年嘗為人賦海東青詩有言此詩經所雲公題絕
似難復措手也併舉全章云云余記之不能忘來江
東夾谷子括都事以使指經過席間及前詩始知為
畸亭陳季淵所作季淵京兆人與遺山元裕之同輩
遺山感推下之他詩文極多海青詩斫雲外尚餘七
年皆清豪可諷既而子括云歸杭將倡率朋友之知
畸亭者尽刻其所藏以傳會郡守朱侯適聞其語欣
然屬意以為不煩他人遂下諸學官為之彙叙釐正

登載板本凡得古賦一古詩六律詩九十四絕句七
樂府三自古文人才士能以著述名字聞於後世要
自有不可泯滅然亦豈無不幸而不傳者如杜子美
稱薛華長句至與李太白相埒而華無一語行世計
當時留連傾倒淋漓揮寫歌闌興尽不自收拾而諸
公雖相賞愛或久而不免脫落散失故為是可惜耳
然則是編之傳不但後生可以相見中原文獻之美
如夾谷君之尚友朱侯之好事皆不易得也

張訓之字序

襄國張氏子嚴既受其名於親不敢一日忘也而字

莫能定其友王成父欲字以訓之若曰嚴其親之訓
云耳而不遠數千里來諮於余曰可哉按訓之為
言古箋傳家皆釋為順以行嚴以立順其為人
也殆庶幾乎姑以人事切近言之目不敢睇非道之
色耳不敢聽非禮之言足至於不敢履闔手至於不
敢下帶比一身之嚴也父坐而子立兄行而弟隨夫
語而婦諾此一家之嚴也推而嚴於交際則行必執
贄見必脩容坐必正席語必儼顏又推而嚴於官學
則辯必援經取必顧義諫必守礼刑必據律嚴於祭
也必齋嚴於戰也必誓嚴於婚嫁也必謀必幣嚴於

聘享也必賓必介凡此皆所以為嚴之目也行之既
久執之弥熟則血氣和平而災害不生儀情純習而
悔辱自寡天下之言順亦無以加此矣成父歸語訓
之母多談西北自古多奇男子之鄉有堯之遺風
為迨于近世如宋廣平元魯山猶磊落令人歎重訓
之願其名若字而就有道者正之哉

洪潛甫詩序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瞻者謂之義山
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為
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為

然及其久也人知為聖俞而不為唐豫章黃魯直出
又一變而為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
是非魯直不為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為魯直而不為
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為唐也人安於聖俞魯直
而自不暇為唐也尔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
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為清圓之至者
亦可唐久之榜中捷口之徒人能託於四灵而益
不暇為唐且不暇為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
日夜以此自愧見同學詩人亦願同愧之頭白齒搖
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安洪焱祖潛父詩優柔

雋永處不減宣城沉著停蓄往豫章詩中語視永
嘉雕琢俯首而徐就之耳為之驚喜贊嘆恨相得晚
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強志於書方無所不探
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非堦而趨唐入室而語
古不患不自得之余僊矣不能從也

漁說送王伯畏講書歸新安

江漢之俗多漁商得魚多則風戾多慕之以俟遠鬻
者售焉其事常逸而息甚微有厭之輦魚仰致諸黔
樊山谷間初至墟民爭趨之售什九明日什六又明
日什二又明日無售者矣非民薄商土狹而易足無
復多事魚也新安今東南經生之江漢也儒者王君
伯畏以成學轉授於鄉寡求而自重養親教子雖無
贏餘不至闕乏鄉多名山川佳姻友良天好日壺觴
過從絃奕諧笑未嘗一日不縱心適意而踰高絕險

遷涼就薄為廣信之後為諸生講經三年蕭然空
載而返值余亦窮復無以振發嗚呼此不皆近於輦
魚黔樊間者哉抑余聞之古有大漁陶朱公能生蓄
魚嘗自五湖入海游齊楚三致千金商愈富術愈奇
又任公子嚴光張志和之徒雖漁而不商名愈高余
與伯畏更思之

蜜諭贈李元忠秀才

釀詩如釀蜜釀蜜之法山蜂窮日之力營々林壑藪
澤間雜採衆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鹹
甘苦之味無可定名而後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

嚼其所從來則不為蜜矣詩體三四百年来大抵並
緣唐人数家豁達者主樂天精贍者主義山刻苦者
古淡者主子昂整健者主許渾惟豫章黃太史主子
美子美之於唐為大家豫章之於子美又亢其大宗
者也故一時名人大老舉傾下之無問諸子自是以
後學豫章之徒一於為豫章支苗餘裔復自分別標
置專其名為派規模音節豈不甚似而傷於似矣責
溪李元忠以詩遊江西舉江西之同名能詩者略編
皆余所未識而不鄙請益於余願余之寡陋豈暇有
益於人乎姑與之言蜜以資同味者一啓齒云

靜軒賦

東平閻公名其居軒靜剡源戴表元為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
之能安於是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教之以
學默又絕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於愛憎之荆
棘於是教之以息交則不能蟄穴而栖巢教之以寡
求則不能餐松而飲沅故嵇叟以慕仙傷生揚卿以
忤物招咎喑鴈先盡柔木朽速惡影者走而滋多逃
聲者除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子

不觀於空洞渺沒滄溟之淵方其決陰谷瀉層巔經
蒼莽而始激觸縈紆而弥喧迨至乎鉅海則沉沉湛
：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觀於寒暑陰陽四時之去來
前者難執後者誰推但見河漢鳥飛而兔走草木實
落而花開人：營：與識俱生識步而馳識取而爭
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而同情惟夫人靜之士得智
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玩外物若蟬蛻戲世好為孩嬰
時然後出不得於出則山搖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
已於處則鵠峙而鳶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
收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

沾之小夫與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羹愠喜間有
聞蘇門而習嘯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
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談海市也

銘贊

遜齋銘為簡池劉氏作

此篇集中所無

遜食不噎遜步不僵遜獲者鬼不得嘯其堂遜言者
玉質金相我行四方求道荒歸治一室芟驕鋤強
義以為疆禮以為隍慈以為梁儉以為航盖不但却
踵英雄之林折肱紛華之場方將避嬰兒之三舍辭
田父之五漿子又安得以今之魯狂疑昔之蜀莊者
乎

周氏彝軒銘

凡人有靈莫良於心存之聖賢違斯獸禽拱把百尋

咫尺千里叩其造端不越常理伊何人之秉彝父
坐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禮睦朋友義正放乎君臣曰
忠曰敬言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
端木費辯季由傷勇恂克公藏珍自重徐行無
驚善養非鈍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友天錫周宗之
望刊銘彝軒用永鑒觀

徐仲彬真贊

吾觀斯人曾襟漫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寬肩睫鬱
勃有曾活十萬生靈之積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
可以飛書走檄縱橫應敵者也

贊蘭石

此贊集中所無

巖山鬱以嵌空風煙淒其寥壑既知者之我希聊媿
然而自放

贊蘭石

風柔日暄不自以為妍崖枯水縮亦不以為惡此之
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邪

贊畫鬼戲

水息輪停風休綫偃有何煩勞作此館展
一毬在肩衆鬼驚詡不聞施為以目相語
鳶飛于天與汝何毒陰機激之為是反覆

葫蘆在手箠管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
冥行意生不害為嬉枉矢哨壺從何得之
劑方縈毫用代蹴鞠嬰孩之心百死不贖

東坡雨行圖贊

玉雪心肝泥塗中屨赤壁磯前褰裳徐步宜乎馬呂
諸賢援之鑿坡禁苑而不為榮章蔡二子投之蠻煙
瘴雨而不加懼也

祭文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次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
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昭告于戴氏初
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室宗廟為先表
元來居剡源餘二十載而新寢未築頗嘗規構先祠
奔馳之頻莫克就緒深懼迺遷愈滋不虔爰洎吉日
祇遷神主宅茲上游位惟辰己北上西向初以下在
北室高祖六四府君以下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
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庶幾安靈陰賜隲

相家用和康以迺于子孫、無墜厥祀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惟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精粗內外皆詣其極
今之為夫子之徒者未能盡已而但欲盡物多見其
不知量也表元之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
雖其情寡不敢不勉祇後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既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
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猶能綿延不絕即者則灑
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

祇後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為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覃被
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崇况表元得以職事奉
祠宇備掃除之役祇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蒞食茲學有年為官者願苟且暮以充官簿不
得如神之專且久矣祇後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嘉相
之

中丁遷先賢祠文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燬宇舍不周泯處
廟廡祭薦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厥廬
面陽爰議改奉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于釋菜遂於
新詞揭虔妥靈尚歆享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維大德八年歲次甲辰九月庚戌朔越二十有七日
丙子具官戴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東海郡
太夫人吳氏之靈嗚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別
言之父當嚴而近義母或愛而為人仁至於離脫襁褓
熏漸簡冊則必待師友而成身其有聞門貞淑之節

而能督飾孩稚家儀熟範與父師均此豈可但謂之
賢母而求之曠世蓋鮮其人矣徐門弋水之濱惟
彼良子幼罹難辛惟太夫人機杼箴紉却朱鉛而不
事慘獨鶴於霜晨願中試之所惜有掌握之奇珎則
為招名工購美錯朝槌暮琢以使遠異乎凡珉比諸
陶姬截髻孟婆遷鄰雖風流之已邈可追數而同倫
天閔其勞與康強燕樂冀得養壽而怡神銀鬕翠
管絲綬鵬輪宜百年而未足朝慶弔之相因某願託
子列難同他賓既登堂之不早當薄奠之躬陳函辭
絮酒終若有枕吾足者徒含愧而顰呻靈兮有知鑑

此慎真尚饗

書題

書趙考城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
淳祐辛丑是時當蔡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
事亦甚矣行人玉帛好問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
等何以拘摯如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熟於
科瑣能得人死力又善置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
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
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迂延向報不決他相繼至幸
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為意以故留滯至於三十六年

乎正使月呂茂思偶以中毒死同十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徒望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嗚呼匹夫匹酒意氣許與尚一語不忍負朋輩而况國事握節銜命如趙君可以言使臣矣得一令長歸見天日而死萬：無恨功賞厚薄不足置齒牙也而兵交受人使問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死者且盡而謀國之人不知此可以為寒心乎余不及識趙君士大夫多言其諸子世顯者能誦事實於人以揚其先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澤殆未可量也

書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為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氏文忠公論楊雄之無後以為有其名而無其實之報夫楊雄者賢而文非可以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為安然無愧慊於心而有所覲於他日者然其家屏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宮師公始以名字動於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逋流分竄於蠶烟蠻雨之域洵：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為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

家世錄用其星他處譜謀不可詳考乃若二公之後
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二公之遺賞班、預於
天官之籍余幸未歲去太學聞有六世孫壇字伯清
方以是時入為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年乃相見
于杭出所叙次昭穆整、不亂為之驚嗟喜詫當二
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穽之中相望章蔡威
嚴何敢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
言之令人頸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
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
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下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

則百世之下他人亦為之驚嗟喜詫一辱其身雖子
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醜藉少余
數歲奉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而翁龍雖近出真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歎盡時遊戲
取人縑素用墨瀟瀾潑有及有不及乘快隱、數筆
龍藏其中矣憑陵傲物兀恍惚變滅蓋若自以寄意為
樂龍成傍附題述辭翰散朗與畫相入真奇物也世
人見其易就輒亦造次擬為之不滿一笑此卷微瀾
細靄淋漓通幅前衝後擁略具鱗鬣點染精緻殆非

一時信手而之作姚氏謹藏之

題陳獻爾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為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豈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即與烏推是以論之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曾覲龍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媚曾龍其賢易決魏公雖始不道和而輕信累敗固功又嘗沮毀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志是雖歛盡賢之而人豈尽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銳時晚歲機

鑒精明純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懷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迭異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枚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爾公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推奸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焱起嗚呼壯哉大德辛丑余與獻爾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唐出行狀誌銘謚議及省積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歎悽悵久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為之化其子弟彬

彬然皆有法必有所得於墨池筆冢之外今人胸中
無十卷書輒歎假借眩惑以為坡蹟多見其不知量
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疑子由真當為弟州臺真
當為子矣

題坡書歐陽公鴨鵝詞

右草書歐陽公鴨鵝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熟
士大夫家從來以為山谷書漁陽鮮于伯幾以為東
坡書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紀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
筆法與此畧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
心相鄉徃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鷄者京西人
以名鴨鵝南衙投仗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
投字為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
不然者雖立名字徃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
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公後而受知不淺人品滿洒才
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去為榮之慕觀
此二帖信然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清純謹直為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

誰復有異評者今又獲觀文公親書為公所作言疏
挽歌二幅弥可珍尚異時士大夫人之愛惜自重不
敢弃其身為不肖者不但名義當然亦惧端人正士
之不成與而或議其後尔嗚呼嚴哉

題貫休畫羅漢

此老禪津詩液流布縑素乃作此变幻談詭相耶

題方剛定家諸賢墨跡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奔蚋集有自庶僚
談笑至政府權燄可知也然亦往々未久而敗盖有
自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汗人齒

頰為千古笑辱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
莫如張德遠趙元鎮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
今觀之人品超檜幾等而一時遇合俱不如檜人固
不可以目睫間淺近斷也因齋方公耕道起弋陽布
衣得一科即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
數同黨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沉壽夭非
緣忤檜所致命偶當尔耳余來公鄉見公諸孫出諸
賢往返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々求似強勉

而不自然乃優孟之學孫教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改
用小字絕不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哉

題秦景山遺藁

余嘗愛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為人排難解
急而不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
能著書不傳自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
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涉
患難偶幸不死晚始及聞廣陵秦景山之為人景山
與余同太學仕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策全城及論
賞得優秩輒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曾次賢於

人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春容韞藉雍
然周乎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為有本之言哉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信之為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綿水迤居可
以養真全身出便於馳名遂志故其地常為高人奇
士寔宅余平生所嘗交游名字班班可按也洎余之
來流輩俱盡而惟深巖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
學者翛然獨盛為之徘徊太息州南有真慶宮當郊
闕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士曾法師居之每歲時休
沐講肄之際必一往臨眺法師又氣誼深古至必綢

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一薛公釣隱嚴公詩編相
示讀之有南華鵬鷃之趣蘇門鳶鵠之韻不但葩華
搖落之餘以歸根反本為慰而衣冠故家門祚荒絕
如法師之為人子孫能揚先譽起遺業尤絕無而僅
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藏詩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諸龜筮然
後行事雖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愈瀆卜愈繁迺至筮
籌環玦之屬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藏山詩復據易
卦為辭近古哉

題畫二則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游戲點染欲樹即
樹款石即石然終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
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縑求畫於郭恕先恕先意
所不樂而不得已為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
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為奇筆子昂才
氣不減恕先乃能為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所得
之耶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可畫
矣惟將醉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

暇計較往：為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
附謬詩猥札者蓋贗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盡
也此卷煙林水嶼伸紙數尺自非須臾可就想見經
營布置時屢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生
值醉得之良是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嗚呼君子之處
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故也至於處窮而
款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
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猶能使

因時為不善者有所愧遠猶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
風者有所慕正如澗溪沼沚之浸雖狹於江湖而其
勢皆之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
激乃類於斷潢皆井未涿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
常以此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
宏微仲以孝弟類編示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
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
不立可也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唐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緣余

仁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
才高等名能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原柴景山為多
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
不敢與較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歎羨而已然其
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詢而詳扣之故於時科第俗學
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興廢本末不可謂不知其聚矣
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詩
亦不之以為名追憶舊所從遊姓氏茫然不知誰亡
誰在來上饒有同清趙主簿携致軒詩一編見示讀
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

人手自料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鑿之故不至冗雜
散逸主簿君於文昌為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
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爛班在目為之喜而感、極
而繼之歎也文昌詩藜清於放翁潛夫資爽於堯章
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
聞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為搜訪彙聚以俟知者
出焉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堂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
新聲異曲銜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

富盛祖述梨園霓裳遺製而為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沈著得意處邪

題王初寮家遺帖

古人往還寒暄慶弔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來法帖可攷也北岳王氏藏其家右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前輝後映良為故家竒寶然習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嘉叟為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醜藉讀之令人心醉

題山長講義

講之為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辯難以成其說余猶

及見浙間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焉今之講師翔望袖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為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為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既廣而名揚度數官守世次地里之類攷據思索俱不踈漏古稱教學相長詐不信然衰老廢放加之以馳驅形神憊何由頻聞至言乎書此以識愧恭之意

題盧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苦簡薄安有美池死苑臺榭如此圖
所傳者蓋開元間官府就崇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營
飾以賜之又於其中聚學徒至五百人非獨居長住
之比畫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
爽飛動



